



十三陵水庫 的故事

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

十三陵水库 的故事

43

46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京·1958

目 次

春雷震动东出口	史 超	3
光荣啊！十三陵水庫	鍾 灵	18
普通劳动者	許 明	25
十万雄兵的一面大紅旗	周 游	34
讓長征干劲震动十三陵	夏敏之	43
飞行師長	蕭 白、曹 連	46
工地上的苏維埃人	夏敏之	51
他們带来了更多的共产主义	何 仅	54
白凤有身挡“石老虎”	严耀清	56
單臂英雄李世喜	端木蕻良	58
勇敢的人	李 克	63
黑姑娘	王嘉弟、陶 光	67
五老	林斤瀾	72
十三陵工地上的小五虎	冰 心	78
紅領巾星星	康 濯	84
老实	林斤瀾	91
八个小英雄	罗 麦	98

春雷震动东山口

史 超

当你在报纸上读到全国人民在各个战线上大跃进的事迹，象大海中的巨浪，一个跟着一个推上来的时候，当你听到人民唱出“我们的决心似愚公，我们的劲头赛武松，我们的力量比天大，我们的热情象火红”豪迈的诗句的时候，你会情不自禁地欢欣鼓舞。假若你再亲自到工厂、农村、矿山或者全国的任何一个角落去看看，你全身的热血就要沸腾了。那时，一幅最美丽、多采、生动的社会画，会在你眼前勾出清晰、宏伟的轮廓；一个伟大、富饶、幸福的社会远景，将在你心中结结实实地扎下根。

现在请你到正在修建的十三陵水库去参观一下吧！

未去以前，你是不是这样认为：修建一座大型的水库，事先要有周密的计划，庞大的劳动力，很多很多的钱以及科学技术方面的准备，等待上面的那些条件具备了，方可施工？如果你是这样想，那么你便落空了，按照老皇历是没法查对今天的日程的。

你可以先到北京市人民委员会問一問，十三陵水庫他們原本計劃在哪年修？好，問到了，他們說：“在市政总体规划中列有这么一項工程，它可以解决山地的旱、窪地的澇和首都的水源，我們很想早些修它，但是，要用一千九百萬元。同志，國家有許多更重要的建設要用錢，那麼十三陵水庫就暫緩一下修吧！”於是它便被排在第三個五年計劃里去了。

你大概奇怪了，既然排在第三個五年計劃，為什麼一家伙就提到第一個五年計劃最後幾天來辦呢？是不是各種條件都具备了？這是個謎，不過你一到水庫，謎底便會自動向你揭曉。

我國的人民，喜歡用形象來比方一個地方的樣子：如說黑龍江省象頭獅子，甘肅省象把棉花槌。十三陵水庫象什麼呢？它象條桂魚。這條“桂魚”頭沖東南，尾擺西北。它的嘴就是長六百公尺，寬一百六十公尺，高三十公尺的攔洪壩，恰在壩後，有一座小孤山，形成了它的眼睛，它的參差不齊的尾巴，擺向天壽山黑色的險峻的鋸齒般的山峯之下。

那麼大的水庫你從哪兒入手看起呢？你決定先到總指揮部去。你走着，快接近水庫了，工地上的一切被起伏的山巒遮蓋着，還什麼瞧不見，只能看見路上有十幾輛三輪車往工地去。每輛車上拉着大約有二百多個條筐。三輪車工人迎着北風，在顛簸的道路上一寸一尺地拉着前進。你被

惊住了，想不到一个三輪会拉这許多东西。可是等你看过了水庫的全貌，你才知道，这不过是你进入水庫工地前，遇到的第一个小插曲。

你到了东山口，也就是說来到了“魚嘴”，呈现在你眼前的，是一个偉大的惊心动魄的場面。你暫且放棄看它吧，按照写戏的慣例，高潮总是放在最后来写的，你頂好还是順着路标到总指揮部去，那也就是說，从“魚尾”部份穿向“魚身”。

你沿着通向十三陵的柏油公路走，穿过龙凤門，路旁整齐地排列着数十个皇陵的“守卫者”——巨大的石人、石馬、石象，然后穿过被洪水冲垮了的七孔桥，往东折向黄沙迷漫的村道，約行七里，便到总指揮部所在地——东山口村了。指揮部設在村当中一座院落里，你剛跨进大門，迎着你走出来一个矮个子、四方臉、沉默寡言的人。你了解水庫总的情况，必須赶快把他拦住，他是昌平区的区委書記、現在担任修建水庫的副总指揮张俊士同志，他正要到工地去。

他很难抽出時間和你談这些問題，不过他还是高兴地接受了你的請求。你們的談話一定要被一而再、再而三找他的电话打断，最后他不得不請你原諒，以后找机会再談。但你却十分滿意了，他短短的談話，使你十分振奋。

原先昌平区在1957年提出搞四万五千亩水澆地，后来一看保守了，改为六万亩；不行，又保守了，增加到十二万

亩；不行，还是保守了，提高到二十万亩。这并没到头，于是念头就打在十三陵水库上。市人委在去年十二月下旬派出人来搞地质资料；区委会召开了全区八百人的群众代表会，和大家商量：十三陵水库用民办公助的办法，大家看修还是不修？代表们听说要修水库，这是大好的事情，还有什么说的，一齐举起手来说：“修！怎么不修？要多少人我们出多少人！”到了今年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做了最后的决定，于是修建十三陵水库这个巨大的工程立刻就轰轰烈烈地展开了……

你是不是急着要到工地上去？且慢，工地虽是“全水库的生命线”，但修水库包含着许多错综复杂的问题，好象锁链一样，一环套着一环。就拿移民来说吧，在水库所占用的面积内，有五个村庄，三百九十七户人家，一千九百十九间半房。首先你得动员这大批人离开自己的家搬到别的地方去，俗话说，故土难舍，你一定以为得磨破嘴唇进行说服工作，甚至有很多麻烦吧！不，一切出乎你的意料。一听说要修水库，群众都说：“没问题，咱们说搬就搬！来个搬家大跃进！”

迁移的三百多户人家，你是无法一一访问的，你去看工部厂的胡长友吧！他六十岁了，满脸皱纹，穿一套青布棉袄裤，带着褐色黑边的毡帽头。他精神奕奕容光焕发的迎接你，告诉你他“穷搬家”和“富搬家”的故事。

“我是工部厂的老戶，年青时穷得要命，餓得成天勒紧褲帶。直奉战争的时候，人人怕抓兵，躲都躲不及，我可故意跑到昌平大街上等着抓。抓去好有口飯吃。他娘的，偏偏不抓我。餓得我到地里偷青苞谷啃。最后没办法，迁家吧！我拉着一条瘦驢驮着七岁的女儿和两双筷子一个碗，屁股上挂着一百三十七块钱的賬，到大山里去謀生。过了二十年，全家又用一个挑子担了回来。现在可大不同了，是富搬家。大車拉着牲口驮着，这儿有送，那儿有接。人还没到，政府就给支好了鍋，燒暖了炕，糊好了窗戶，找好了猪圈。我是社員，到处有我的地种，到处是家。他說到这里快活地笑了：“我来的时候是一挑子，搬的时候是七大車。”

“你再去和王蘭友的老媽媽聊聊。她八十多岁了，家里备了一口寿材。村干部担心她不愿意搬，因为老年人迷信多，說寿材放在那里，不能再动，迁动了人就要死。干部先去和她儿媳妇商議。話吹到她耳朵里，她說：“你們怎么不問我？挪就挪嘛！真的挪了我人死掉，水庫可是盖起来了，挪吧！挪吧！”村干部为了照顧她老年的心理，提議請她人先搬，寿材靠后几个月再搬。她不同意，說：“咱們搬走了，空房讓給来修水庫的人，还可暂时避避寒，棺材放在人家身边，怪吓人的，一块挪！”

好吧！现在可以到工地去了，工地上人山人海，使你眼花缭乱。你先从近处瞧起，在堆积着鵝卵石的要~~河~~岸，插

着一面粉底淡綠邊的采綢旗，上面綉着五个大字——“妇女突击队”。队员絕大部份是年青的姑娘。她們担着土，头上紅、綠的头巾随着步子，在风中一閃一閃的，好象无数朵鮮花在搖动，她們一面紧张地劳动，一面議論着要学习七姐妹。七姐妹是誰？她們忙于干活，顧不得回答你，同时你也別打扰她們工作呢，說不定你去的地方多了，就会弄明白。

在这羣姑娘中，特別引你注目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。她头戴黑絨帽，絨帽上又罩了一頂藍棉帽，两个帽耳朵象鳥的翅膀在她肩头掬动着，人們都叫她唐老太太。这位唐老太太不但能“突击”，而且向全工地提出挑战：“別瞧我老了，修水庫出力气这件事，我可不把你們毛孩子看在眼里头。”她挑起土来，又多又快，很多人跟不上她。小伙子一看不得了，真要是落到一个老太太的后面可是下不了馬。比！一定要和唐老太太比比！于是有人增加到一次挑四个筐，另外又有人追上去，一次挑六个筐。比赛达到高潮，山上山下响起一片喝采声。

再向前行，成羣結队的男工在忙忙碌碌的鏟土挑筐。天又冷，风又急，黃尘扑面，每个人臉上、身上都蒙着厚厚的一层黃土，活象个泥人。但他們却喜笑顏开，有說有唱，劲头十足。你在人羣中，可以看見一伙正在擦汗的小伙子，他們是十一个人，剛剛和部队做完了友誼竞赛。照一般情况說，四十多秒鐘連喝碗水的時間都不够，但在比赛中，他們

每人却要把两筐土送到二十五公尺远的地方，再返回来，連續进行了五十分鐘。

你还可以看見有这样的爷俩，父亲叫楊全信，女儿叫楊玉华，他俩一听说修水庫，父亲对女儿說：“女儿呀，你年紀小，你在家，”女儿說：“爹呀，你岁数大了，我去，”你說你的理，他說他的理，爷俩爭得面紅耳赤，相持不下，結果都来了。到了工地，父女两人肚子还憋着股气，楊全信年紀虽大，不肯在女儿面前示弱，楊玉华年紀虽小，一心要在父亲面前逞强，父亲一天挑四十筐，女儿就挑六十筐，他一天挑八十筐，她就挑一百二十筐。他爷俩的干劲轟动了整个大队。

在这藍色的人海中，流动着穿紅着綠的妇女。其中最引人注目的，是七个在一块劳动的年青姑娘。她們年齡最大的十九岁，最小的十四岁；一个个臉頰緋紅、健壯，挑起几十斤重的土筐，象一陣輕风似的越过人們的前面去。你知道她們是誰嗎？想想看！她們就是你在妇女突击队听人議論的七姐妹。这七个姐妹，并不是一母所生，张、王、李、刘、閻五个姓，她們有的小学毕了业，有的还在小学讀書。虽然她們住在一个村，平时互不来往，可是一听说要修十三陵水庫，好象有一根无形的綫把她們串在一起。她們誰也沒和誰商量，不約而同的各自向生产隊長請求参加修水庫，不准！又請求，又未被批准；她們暗自把上工地要帶的苞谷面

推好，要穿的鞋錐好，再三再四向領導上“磨姑”“爭吵”，社的領導沒辦法，這才算批准了。

原先領導上不讓她們來，是因為她們年紀小，身體差，可是放到工地上一瞧，個個活賽穆桂英，無論鋤、鏟、挑都跑到男子漢的前頭，什麼活重拮什麼。隊的領導怕把她們累壞了，想留下幾個給伙房縫縫蓋窩窩頭用的小被子，借機會讓她們休息一天。你猜她們怎麼說？“縫是縫，這可是白盡義務，不能耽誤正活。”半夜她們把小被子趕縫了出來。炊事員說：“算了吧，大黑天到工地老遠的，休息一晚吧！”話沒說完，連她們影子也看不見了。

她們有時攤白班，有時輪夜班，工作八小時，加上吃飯和路上來回兩趟，一班要十二、三個鐘點。就在這樣的繁重勞動後，她們回到住地，在一起讀報，互相鼓勵，彼此批評，還給男隊員縫縫補補。就這樣，七姐妹的名聲在工地上傳開了。

黃昏到了，夜晚還沒來得及拉開它的黑幕，燈光便亮了。在山頭上，在河灘里，在人羣密集的地方，上百盞水銀燈、成千盞電燈射出耀眼的光芒，把這巨大的工地照得如同白晝。這可真正應了“黑天一片燈”那句話了。

你來到“魚眼睛”，馬達聲轟隆隆響成一片。在“魚眼睛”附近的一片沙灘上，有幾個青年和披着大棉襖的姑娘，駕駛着六輛拖拉機，直綫地駛過來又駛過去。他們在這大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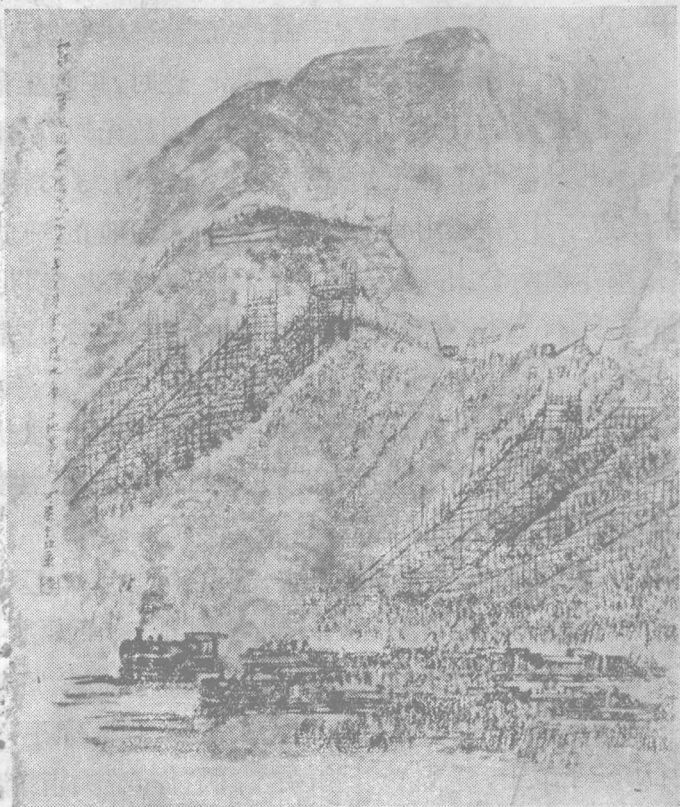
风地里干什么？你正在怀疑，突然发现在拖拉机驶过的地方有两个穿着蓝棉衣、垂着帽耳的小伙子，蹲在地上，提着一盏小马灯，拿着一把小刀似的器具，聚精会神、小心翼翼地在沙地上挖出巴掌大的长方，一点点地将沙子取到一个白瓷碟子里，然后把它送到一个坡前，那里支着一口铁锅，下面烧着木柴，他们就把沙子倒在锅里，炒来炒去。在锅旁边的潮湿沙地上伏着一个青年人，他把沙子仔细地称过，然后借着小马灯的亮光，用冻得僵硬的手指推动着计算尺，把数目字记在本子上。可恶的西北风越吹越大，不停地乱翻他的本子，他不得不屡次放下计算尺，去照顾本子。有时，他还得擦掉因感冒而流出的清鼻涕。

他一动不动地爬在湿沙上，兢兢业业地干了一夜，黎明时你还看见他在那里工作。他是在干什么呢？是在试验“密实度”。这里是水坝的坝基，将来每一平方寸都要承受几万公斤的压力，有一小点地方耐不住，水就要渗透，拦洪坝就有被水冲垮的危险。他们知道他们任务的重大，同时也知道任务很急，因为只有经过他们的试验，认为“密实度”合格了，整个坝基的土方才可动工。

请登上“鱼眼睛”去吧，那里有工地指挥所。指挥所占有三间竹壁的活动房屋，房与房中间用苇席遮开。靠右首的一间，灯光明如白昼，一个顶着桃色头巾的女广播员，正在为工地的劳动者放送优美的轻音乐。中间的风子里，几

一个隊長圍着一張長桌，正在匯報工作。你進至左首的那一間，看到一個穿着一套已經褪色的棉制服的中年人，他脖子上胡亂地纏着一條油污的方格圍巾，忙忙碌碌和來找他的人解決技術問題。他是指揮所的工程師。你想知道攔洪壩的設計，他會拿出一張“土填最大剖面圖”，向你做解釋。

假若你想進一步對水庫的建築工程做全面的了解，請他拿出更多的設計藍圖給你看，你便會大失所望。他會搖搖頭說：“我們就這一張！”天哪，做為一個外行也懂得，建築一座蓄水量達到六千八百萬立方公尺这么大的水庫，最少應有幾十張藍圖，加上附屬設施，得幾百張，而現在只有一張，一張！工程師見到你那個驚訝的樣兒，笑了：“同志，你覺得太冒進了嗎？冒進的話，市委是不會同意拿着五百多萬個勞動日來賭博的。就拿解決透水問題來說吧，它是修水庫技術上最大的問題之一，我們就有三種辦法來對付它：一種是蓋粘土鋪蓋；另一種是在壩基下做不透水牆；再一種是二者兼用。這一種不行用那一種，在羣眾熱烈的勞動下，能夠絕對的保證攔洪壩的安全。在前年，還沒反右派，黨沒提出生產大躍進口號的時候，哪個工程師在沒掌握充分的地質資料和在主要設計完成前，胆敢去興修這樣一個大水庫呢？你想想吧，只有今天，在社會主義大躍進當中這才是可能的。你想一下看，按常規，光是弄水庫的資料和設計，起碼就需要半年，等到你搞好了，洪水也就到了，那還能修



李可染画

嗎？要修，等明年吧！而現在要求水庫六月份就全部完工。大家都有這樣的信心。洪水來到了，我們正好拦住它，不讓它跑出去為害，叫它去灌溉田地……”

十一点了，輕音樂停止了，廣播員宣告部隊要進行大爆破了。你離開工程師到房外去看看吧！這時，工地上象睡着了似的，除了萬盞燈火仍然在寒夜中閃閃放光以外，不見一個人影，幾分鐘前工地上的那種喧騰，完全消失了蹤迹。

十一点十分，在東山頭上突然發出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，緊接着東西兩個山頭象春雷一般轟鳴起來，火光閃閃，烟霧弥漫，碎石亂飛，大地在你腳下震動，窗紙在你背後嗦嗦顫抖。

爆破聲剛一停止，接夜班的人就象古代戰場上埋伏起來的千軍萬馬似的，從四面八方冲向工地。剛才還空曠無人的工地頓時沸騰起來，緊張的戰鬥又開始了。

長夜在勞動的熱潮下迅速退去，讓位給黎明。最初的鮮艷的陽光，照在東山口矗起的一幅巨大的紅布標語牌上，上面寫着：“鼓起革命干劲，向東山口進軍！”這是參加水庫建設的解放軍部隊的戰鬥口號。看了這標語牌，你不由得想去拜訪一下戰士，拜訪一下領導他們“作戰”的指揮部。有人指着東山坡上一座長、高、寬各有三四十尺，用大石條筑成的巨大堅固的石台說：“那就是指揮部，在墩堤。”

“墩堤”是有一段神話傳說的，據說，過去這裡是一個大

海，修十三陵用的无数块巨大的汉白玉石，还有那些碩大的石人、石馬、石象都是从这个海里运来，在“墩堤”下船。傳說虽美丽，但終究是傳說，而人們万万料不到他們的幻想，在几个月內就要变成现实。不錯，这里将要出現一座海，人工的海！

閑話少說。到了“墩堤”，你将遇到几个軍人守着一部電話机，其中一个四十多岁，紧鎖着眉头，黧黑的臉上流露着忠厚誠懇的表情，他是部队的副总指揮肖志华同志。他穿的草綠色的軍衣上盖着一层黃土变成灰色，好象他剛在沙地里打过滾似的。你問他：“指揮部呢？”他用手指了指“墩堤”下的一个較平的土坡：“在这！”你奇怪了，坡上并没有什么，只有一片枯黃的荒草。他馬上解釋說：“我們爭取明天在这扯起帳篷……我也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。俗話說，‘人馬未动，粮草先行，’这可恰恰倒个过。怎能来得及呢？部队是一月三日动員支援建設水庫，五日就来到工地上，有的部队当天就来了。什么还有比这更快，噴气式也追不上！来的有战士，有高級軍官，有当年長征二万五千里老干部，有的人居然把儿子也带来了。水庫总指揮部要求我們支援四十万劳动日，我們提出五十八万九千。还得說一句，光是完成劳动日那太容易了，一个人随便干一天就是一个劳动日，我們不这样提，我們的口号是完成土方。所以民工是三班倒換，我們是两班倒換，每人一天平均十四小